

二手人生

正月初，冷颼颼个寒風吹入來，地泥下鐵盆肚个火舌，一下大一下細，大口大口吞食撇排做圓圈个銀紙、庫錢，紅紅个火光，照映著跔緊个阿純个面，無縳纏幼幼个毛散落面頰卵脣，兩條目眉毛皺去硬硬像會打結个樣，幾日噩夜無睡，死白死白个面正看著失神个目珠下青青个影，打幫這火光，正略略有屑紅芽色。風吹過，鐵盆肚个火灰滾攪起來，幼幼个銀紙灰同白布幡也跔風舞起，靈堂前，桌面个蠟燭火也躍來躍去，相肚个人目笑鼻笑，係一個當派頭个細阿哥。

阿純手緊拗庫錢放入鐵盆肚燒，心肝肚緊惱頭擺同阿哥阿南共下拈蛇打蚋、滿山岐走个生趣童年，惱著自家讀小學个時，真畏事也當無膽，有一站時間，分班項个細俖欺負，厥等長在會揪緊厥个毛辮，抑係安偏名來取笑佢，逐擺撩都阿純硬硬會噉出來，正哈哈大笑走撇。阿哥知著咧，放學个時，帶兩個同學在路項同該兜細俖圍核，一儕賞厥等一到「五斤醃¹」，該兜細俖嚇著喊毋敢，自該擺過後，無人敢過來惹佢咧。

大佢三歲个阿哥係阿純當好个靠山，從細斯會照顧佢、保護佢；有一擺暑假奈涼，阿哥該兜細俖伴湊講愛去河壩个圓潭大窟捉魚、泅身，阿純也想愛跔，阿哥高不將帶佢共下去，該兜阿哥人高腳長，在河壩脣个石頭路也行當拚，阿純半行半走還係逐無麼著，毋過，阿南總會恁遠恁遠斯停落來等佢，愛過水个時，驚河壩肚石頭滑歪行，還跔落來搯佢，真無簡單到圓潭咧，該兜阿哥脫撇衫褲，單淨著一領內褲斯跳落潭肚，像一尾一尾个大魚泅來泅去，阿南交代阿純使毋得落水，毋過，看著厥等一下沒濟汨、一下學狗爬，一下又岸水搞，實在當錫人，阿純也偷偷對水較淺个位所行落河壩肚，正開始，阿純當細義，一步一步踏在咧正行，在熱燻燻个七月天，腳浸著冰冰涼涼个水實在當鬆爽，過行兩步腳，一下無堵好，阿純斯溜落水竇，水一下對頭對面搯落來，嘴一擘水斯灌入來，連愛喊救命个機會都無，兩隻手划兩下，斯沒到水竇肚。

堵堵在沒濟汨个阿南對潭肚浮起來，探頭望向河壩脣，正手捉核一尾鮑哥，擎高高想愛分阿純看，嘎看毋著阿純个影，著急絡命泅到岸脣，大聲咻阿純个名，該兜細人伴聽著也遽遽跋上河壩脣愛搯尋。該載阿純龍大尾，阿炎伯行對河壩脣過，堵好看著阿純跌落水竇，遽遽走佷伸手同阿純拉起來，阿純面瀝青、歸身潦潦、緊顫緊掣，嚇著連噉都毋記得，阿南同該兜阿哥看著恁泥，也嚇去講話毋出；阿炎伯開聲罵：「這兜刷頭个，若毋係佢對這過，阿純斯浸死咧！看若等仰脣同阿純厥姆交代！」

「這圓潭水恁深，連大人都會浸死，若等這兜番刷个，敢自家來這泅身，想死較快啦！」

「正經係無人管酌！」

「阿南！還毋遽遽帶若老妹轉去換衫？」

該兜阿哥十手八腳同自家衫褲落落圓身，帶緊阿純斯颯緊走咧，驚怕壞性體个阿炎伯會過罵落去，莫佢忍毋核出手打人該斯還較衰哩啲。

該日臨暗，厥姆做工轉夜，聽啊著下晝阿純險險分水鬼捉去，譴去緊顫，抄著藤條斯對阿南拌落去，厥姆目汁緊跌、緊罵：

「這細人恁毋曉想，自家阿爸無在咧，日過來恁辛苦，還毋曉較乖兜，佢逐日拚都有日無夜，斯係愛望若兩儕遽遽大，看有好較增志兜無？分若爸有面子。」

「你今晡若同若老妹打毋見，該偲等愛仰脣同若爸交代？你恁毋曉想，愛逼死佢係無？」

阿南知事情當嚴重，也毋敢應嘴，跪在地泥下任在阿姆打，阿姆從來毋識恁泥打過厥等，這擺正經切入心，藤條一打落去阿南圓身、手腳斯一條紅紅个痕，佢疾都目汁落落跌，牙齒咬緊嘴唇皮，忍核毋敢噉出聲；阿純看著也驚去緊噉，跪在脣項，緊求阿姆：

「阿姆，莫過打阿哥咧啦！嗚嗚嗚……莫過打阿哥咧啦！嗚嗚嗚……」

鄰舍聽著噉聲也走來看，毋過逐儕都毋敢行前去救，上屋个阿明叔走佷來搶阿姆个藤條，講：「好咧，細人會分你打死咧啦！佢知毋著咧啦！好咧啦！」

阿明叔姆也同阿姆揪核，阿明叔姆係阿姆盡好个姊妹伴，阿姆看著阿明叔姆來咧，斯對緊佢噉，阿明叔姆同阿姆牽入屋肚安慰佢，阿明叔同阿南、阿純牽起來，過拿藥膏來同阿南膏，阿南目汁緊跌、忍緊疾，企在禾埕毋敢入屋家。

阿南分厥姆用藤條打去手腳一浪一浪、烏青當久，該兜共下去泅身个細俖伴，該暗晡也做下食竹筴食都飽，還過在阿南厥禾埕罰企，阿純共款有去搞水，毋過佢無食著竹

筱、藤條，也毋使罰企，顛倒還食著一碗麵線卵。自該擺過，阿純長在揪厥哥衫尾毋著，該兜鄰舍阿哥像講通和个樣，愛去哪寮做下毋分阿純知，毋過，阿南還係不時會帶兩粒時計果、一細葩牛眼抑係幾支白鶴花轉來分阿純，惜老妹个心情還共樣，單淨毋敢過帶佢滿哪走咧！

香爐肚个煙衝往上，堵堵遮著相片肚阿南个目鼻，阿純探頭看毋清阿哥个面，鐵盆肚燒銀紙个煙衝入阿純目珠，阿純目汁流出來，佢想掙撇目汁，嘎越掙越流，阿純恸著無法度過同阿哥講笑、堵著事情無人好參詳，兩個姪也無阿爸咧，目汁越致流無停。

* * *

阿南个阿爸，七嫩八後生斯破病死撇，留著阿南同阿純兩個細人，阿南厥姆當認分，自家歪命堵著斯愛自家孩，莊肚个人體恤佢一個婦人家愛凝兩個子，菜園个菜好摘咧會分兜分佢，陂塘捉魚咧也會分兩尾分佢，盡輒係細人衫褲還新新斯著毋落咧，也會討分厥等，細人大當拚，衫褲無幾久斯著毋得咧，阿南同阿純自細拈別儕个衫著，罕得買新衫，正經替厥姆省毋會少錢，厥姆識學過裁縫，別人分佢个細人衫，忒大、忒細、忒長、忒短做下使得自家改，一半下還會同厥等略略改型款，分兩個細人著出去共樣跔眾得。阿南厥姆當惜福，這兜鄰舍搵照顧，佢做下記得，堵著鄰舍愛人搵手，佢斯走第一，想略略還背厥這兜。

阿南真巧神毋過毋好讀書，國中畢業了，佢同厥姆講想愛去學水電，無想過讀高中，厥姆解勸佢當久，盡尾，阿南決定一片去水電行學手藝，一片打夜學，厥姆當毋盼得阿南恁辛苦，毋過阿南試著恁泥使得兼顧得著，係盡圓滿个方式。阿南學手藝毋驚食苦，正起勢，頭家想愛試佢，輒輒派佢跋高、搵重，無斯喊佢走來走去拿工具，阿南牙齒根齧核，還係笑笑緊做事。三個月過後，頭家正開始放功夫分佢，還過發一屑工錢分佢做所費。阿南對水電當有趣味，頭家在做事佢會跔在脣項搵手，目珠當金、記才也已好又曉變巧，學習个速度比別個師過較遠，去學師言有一年，頭家斯當看重佢，會派佢自家去修理簡單个水電問題，堵著較大个工程，也會親身帶佢共下去做。阿南當歡喜，佢同阿姆講，過加幾年，佢也想愛自家開一間水電行。

阿南足十八歲斯考著駕照，佢用恁多年學師园个工錢買一臺舊奧多拜，正牽轉屋家，先洗去金金金，過載厥姆去莊頭莊尾迴迴嚟，風神喋喋咧！厥該兜細人伴看著阿南个奧

多拜，口涎水硬硬會跌出來，欣羨都奈毋得。直直到做兵，阿南逐日都騎緊該臺奧多拜去水電行上班，還交著一個細妹朋友，長在奈日斯看佢載上載落，該當時个阿南天轉笠嫵花，日日都歡喜。

阿南身長百八、體格當好，籤運忒好抽著海軍陸戰隊，阿南个好朋友做下抽著兩年个大頭兵，厥姆聽著阿南愛做三年兵，硬硬會愁壞咧，毋過阿南還係當歡喜，同厥姆講：

「阿姆，毋使愁啦！你看，吾體格好正有才調做海軍陸戰隊呢！這毋係想愛抽斯抽得著个呢！」厥姆看佢恁樂暢，也較寬心咧！

記得，阿南正去新兵訓練中心第三個禮拜，屋家人第一擺使得去面會个時，厥姆前一日斯刷一隻雞，剝好雞盤，炆一鑊爌肉、豆腐乾，過買幾樣水果、點心，大包細包款款擎，愛會面該日打早，同阿純、阿南个細妹朋友天官光斯出門，趕五點半个火車，對豐原坐到屏東去，到兵營看著光頭又晒去烏刻刻个阿兵哥阿南，厥姆目汁一下斯忍毋核咧，顛倒阿南看著厥等，歡喜都牙西西，烏烏个面正看著白白个牙齒，實在當好笑。阿南做兵三年，共樣認真、守規矩，對新兵訓練中心到落部隊，堵著个長官做下當照顧佢，阿南毋會惜手腳，又曉做水電，除撇逐日个訓練，輒輒愛出公差，在部隊人緣當好，上迎下請十分順利。

退伍了後，阿南先轉去水電行搵手，為著上下班交通方便，佢過買一臺二手个奧多拜，水電做半年了，因致頭家愛搬到桃園去，阿南斯愛尋過頭路，該當時，阿南个同學在載果子个貨運行搵疊貨，堵堵有欠人，斯喊阿南先來落(lab^ˋ)；阿南後生、力頭飽又肯學，貨疊來又遽又素絲，貨運行个司機相爭愛佢跔車做助手，貨運行頭家也當惜佢，第一個月斯領比人較多錢咧！阿南試著這頭路雖然辛苦，下晝三點正上班，愛跔司機滿哪去收貨，等收齊貨過送到臺北果菜市場，轉到屋家輒輒天大光咧！毋過，賺个錢比做水電過較多，想趁後生，先拚一站，有一屑本咧，正來開水電行——佢還記得做兵前識同阿姆講過个話。

斯恁泥，阿南在貨運行跔車，三跔四跔成半下也分人喊去搵徙車，這兜司機也鼓勵佢去學駛大貨車、考執照。阿南真有天分，一擺斯分佢考著職業駕照咧，貨運行个頭家也分佢機會，先送較近个貨，兩個月過後，阿南也使得走長途个車掖咧，逐日臺南、臺中、臺北，高速公路飄來飄去，阿南試著當滿足，頭路穩定、錢水足，連細妹朋友也行來當順利。

阿南个外在條件毋會媠，毋過佢學歷正高中畢業忒等，屋家本來都無已鬆湧，還有在讀大學个老妹愛等錢用，又想愛長錢²來開水電行，阿南擔頭還真重，逐日目擘金打拚都毋赴咧，哪有心性好去尋細妹朋友？講著這細妹朋友，係自家來尋佢个；阿芬厥爸係貨運行个同事，佢看著阿南後生、派頭、做事又煞手，十分中意佢，斯自家做媒人，來同厥兩儕牽線，分厥等熟識。阿芬生來普通、瘦薑瘦薑，無麼會打扮，在貨運行附近做會計，佢當中意阿南，熟識了後，輒輒會送涼水、送點心來分阿南食，正開始，阿南對佢無特別个意思，毋過逐擺阿芬來尋佢，這兜同事斯會鬧厥等，遠遠看著阿芬來，斯大嫌聲咻：

「阿南，若舖娘來哩啲！你看，又攞好料來分你食哩啲！實在還好哪！」

長在城都阿芬面紅濟借，敗勢去頭犁犁。阿南也面皮薄，輒輒食人个，自家也歪勢，正開口約阿芬去食飯，斯恁泥，兩儕人開始相行。

行一站時間，兩儕有感情咧，阿南正知講，阿芬大佢四歲，早早識嫁人，還降有兩個細人，毋過該當時還當少歲，該片个老公無責任又好食酒，還會賭徼，長在會同佢討錢，討無斯打佢堵數，家娘也對佢當歪，毋識有好面色。有一擺，實在忒超過，打都佢戴院，阿芬厥爸正出面愛厥等離婚。該片毋肯同細人分厥等，厥爸替佢做決定，無愛佢過受苦，殘殘斯辦手續離撇咧。雖然知著阿芬个過去，阿南愛著咧，也同情阿芬過去受个苦，還係決定兩儕繼續過行。

阿純本來斯無中意阿芬，嫌佢醜配自家阿哥毋著，過知著阿芬个年紀同過去，還較反對，阿純同阿南講，喊佢愛放撇，儘採尋都毋會比阿芬媠。毋過，善良个阿南，為著情、為著義，甘願分老妹怨，也毋肯同阿芬放撇。阿南厥姆心肝肚也真毋盼得自家徠來配二婚親，毋過，看著阿芬乖乖，無打無扮看來也省儉省儉、當做家个樣，學老人有講：「某大姐，坐金交椅。」厥姆想講，阿芬較多歲，看會較曉得替阿南看前顧後無？後生人若使得共心打拚，定著會出頭天，斯恁泥同意厥兩儕个婚事。

雖然厥等知阿芬係二婚，毋過結婚該愛做个禮數也無失人禮，大定、小定，大餅、聘金，無一項無做著，還鬧鬧熱熱請歸莊人；因致這新家娘無想分新娘試著跔人毋著抑係細徠這向看輕佢，做家娘个總係盼望自家全心全意迎轉來个心白，使得體會厥个用心，兩公姐和和妥妥過日。

結婚一個月，阿芬斯講愛搬去臺中戴，除撇好尋頭路，下次擺細人大咧愛讀書也較有競爭力，對細人較好。阿南無想愛搬，佢放毋落老阿姆同老妹，厥爸無在了，厥等三個相扶持、相偎憑，厥姆真無簡單耐過該兜艱苦个日，這下，佢使得賺錢咧、又討舖娘咧，應該愛分自家个阿姆享福下咧，這下講愛搬走，實在交待毋過。該站時間，兩公姐長在在間肚嚙嚙哢哢，有時下聽著阿芬唏唏簌簌噉，有時下又唉唉嘖嘖；阿南若無在屋家，阿芬斯因在間肚，毋肯出來。因致阿南毋肯搬出去戴，兩公姐鬥氣，阿芬逐日面臭臭、怦怦頓頓，連厥家娘問佢話都毋應，像人少佢幾多錢个樣，實在真毋係款；阿南厥姆恬恬食厥局糟齋，又看著阿南逐日額結結、滿腹心事，為著厥等公姐和接，厥姆還勸話阿南順厥舖娘个意，搬出去戴。

搬出去半年，阿芬大肚屎咧，阿南為著接送舖娘去醫院檢查方便，凝二十萬買一臺六年个二手車；厥姆慇心肝，想講俵正買車，手頭較絀，心白擲大肚也愛食較滋養兜，長在買兜好食个、營養个東西，拿去厥等戴个所在，煮便便分阿芬食，想講一兼兩顧局屎兼撻芋，補心白也補孫。毋過幾擺過，阿南打電話來講：「阿姆，毋使恁辛苦買東西來煮啦！臺中當方便，吾等自家買斯好啦！」

厥姆想俵係毋盼得自家恁無閒，斯應講：

「毋怕啦！佢也閒閒，莊下買得著較萋个菜同人家畜个頭牲，食了較健康啦！」

阿南過講：「正經毋使恁辛苦啦！吾等自家處理斯好啦！」

厥姆還想過講，阿純脣項聽著火烈，同電話擎過來，問：

「仰脣？係若舖娘喊你打个，係無？」

阿南恬恬無應，阿純過講：

「正經毋知人好，阿姆愛轉兩到車正去得到若該項，逐擺去做下愛歸日工，實在還毋知福啦！」

阿南講：「敗勢啦！佢知阿姆辛苦，你替佢同佢講勞瀝啦！下次擺，吾等自家處理啦！毋使過麻煩佢咧啦！」

阿純譴滋滋同電話掛撇，翻轉頭看著阿姆呆呆企緊，心肝頭刺下，放軟聲安慰佢：「阿哥毋盼得你恁辛苦啦！毋使愁啦！大人大眾咧，分厥等自家處理斯好啦！」

阿芬足月降一個當清秀白淨个嬰兒，降撇斯轉外家做月，阿南厥姆同阿純去看厥等兩三擺，惹阿奶看著孫暢都奈毋得，歡喜都搨核金金看，越看越滿意，一片弄嬰兒：「尤咕！尤咕！」一片阿謔講：「哀哉，生來還得人惱哦！」

阿純當無愛去親家屋家，為著阿姆想看孫，刻耐陪佢共下去，也勉強自家愛笑頭笑面同親家且姆、阿嫂相借問，莫分阿姆同阿哥歪做人，厥姆為著心白轉去妹家做月，過意毋去，捉五隻大雞公過墊一個三萬箍个大紅包分且姆，分厥等相添。

阿芬有俵了後，性情變去當無共樣，因致愛渡細人斯同頭路辭撇咧，逐日在屋家，真無簡單等著老公放工轉來，正有人好講話，毋過，佢毋係好好同老公講話、關心佢，顛倒係若阿南有麼个無順厥意，該斯死無命咧，佢會唸唸唸唸，無斯抽抽掣掣、扞扞頓頓還兼打潑賴，該暗晡也毋使想愛睡咧；第二日轉夜，冷鑊死灶愛食滌都無，做事轉又枵又慄，還愛自家搥來食，幾下擺，阿南也忍毋核，同阿芬冤家。阿芬會同頭擺頭擺个事又過搨出來餽，阿南無閒歸日瘵業業咧，無恁大神氣搥佢，總係讓佢，阿芬加阿南四歲，這下越致同阿南壓死死。阿南像戴在囹肚个犯人，無自家个時間，也使毋得有自家个想法。

恁泥个生活，阿南過去唉唉嘖嘖，又毋敢同阿姆講，驚佢愁；毋過，阿姆斯係阿姆，隔一條臍帶恁親个關係，仰脣看毋出阿南个苦？阿芬倚恃有俵，越來越放勢，連轉老屋也毋驚家娘、阿姑看核咧，共樣對阿南發性、起雷追，對阿南咄咄喝喝、使上使下，幾下擺，當緊家娘面前，罵阿南像罵俵个樣。阿純看毋過，同阿哥拉去屋脣个伯公樹下，問佢：

「你做麼隨在阿嫂罵毋曉應嘴？係毋係有做麼个講毋得个見笑事情？」

阿南目珠眶紅紅，搖頭講：「無啦！家和萬事興，忍佢得啦！」

厥姆看厥等恁泥，心肝頭掛吊核核，三五日斯打電話，詐意愛同孫講話，其實，想關心看兩公姐有好好無。

該年八月半，阿南个俾兩歲咧，厥等轉來屋家過節，阿南後生時个朋友，在圓潭共下冚身、共下罰企个細人伴，知講阿南有轉，也來屋家共下焙肉、泡茶、打嘴鼓，有人還兩罐金門高粱來，也有人拗一箱麥酒來，這兜老朋友多年久見，斯歡喜打鬥敘，講起老頭擺。正開始，阿芬在脣項渡細人，看阿南開始食酒咧，佢斯同細人搵分厥家娘，也坐俛去，杯拿來斯淳酒，該兜老朋友毋知阿芬个性，斯你一口、佢一口來敬阿南嫂，阿南看阿芬真笑面，也無擋佢，兩公姐斯同這兜朋友共下食酒、講笑。酒食來食去，阿芬怕有七八分醉咧，講話顛顛倒倒，上句接下句毋著，阿南斯愛先帶佢入去歇暍，阿芬毋肯，開始發酒癲，同桌頂个酒、菜序序撇，嚇都該兜朋友遽遽企起來，阿芬罵講：

「食酒！佢會食輸你這兜係無？佢曉食酒个時，你這兜都還在地泥下拖雞屎咧！」

阿南應講：「好啦！你當會欸，這下當暗咧，厥等也愛轉咧，偲等先來去歇暍啦！」阿南同阿芬帶入間肚，等阿芬睡撇正行出來，看著厥个朋友同阿純共下撿掣，一地泥个爛盤碗、碎玻璃、菜湯、菜屑，阿南敗勢都面紅濟借，同厥朋友會失，罕得恁多儕使得共下坐奈，嗰分厥舖娘破撇，厥這兜好朋友也當有意思，講：

「無要緊啦，過年正過來約過。」

十一點零，朋友做下轉去咧，細人同阿芬在間肚睡，阿純同阿南坐在廳下，桌頂正泡好个兩杯燒茶氣湧湧咧，阿南頭犁犁拗核頭那，當久當久都無開口講話。厥姆對灶下捧一盤阿南盡好食个甜柿，坐在阿南脣項，講：

「食！這係你盡好食个，今年價數加當便宜咧，佢買成十斤，天光若等帶出去食。」阿南領頭，厥姆又講：

「人生斯係恁泥哦！毋係逐項都使得順偲个意，舖娘愛教，毋好無大無細，愛知進退，暗晡夜恁泥，有較失禮兜啦！」

阿南過領頭，厥姆拍厥肩頭講：

「愛振作！男人毋好分屋家肚个事情影響著頭路，細人日視日大，愛做模範分細人學！」

阿南坐正，目珠眶紅紅，看核阿姆講：「阿姆，佢使得離婚無？」

講撇，目汁斯輪落來。

厥姆著驚下，講：「哪使得儘採斯講愛離婚？」

阿南緊搖頭，目汁緊跌。

厥姆又問：「當初，你同吾等講好莫計較厥過去，僱正同意若等結婚，正兩三年你斯想愛離婚，該細人愛仰結煞？」

阿南目汁緊跌，講：「佢十分罉擺，逐日尋僱冤家，長在做事轉，連一碗燒湯都無，在屋家人、朋友、同事面前，也無留一屑面子分僱，僱忍當久來咧，阿姆，分僱離婚好無？」

厥姆同阿純緊聽目汁也緊流，厥姆玄玄風毋知愛仰脣應佢；阿純恁著上擺在伯公樹下，阿哥應佢講：「僱係忍若嫂得。」心肝肚斯當艱苦，原來，阿哥正經忍當久咧啦，實在衰過！三個人心肝頭撈撈，各有各个考量同愁慮，做下恬恬毋講話，除撇遠遠有人放煙架个聲，正伸著窗門外背蟲唧唧滾个噉聲。過了當久，壁項个時鐘既經轉點咧，厥姆開口講：

「過恁較真兜正決定啦！也愛想下該細人，細細漢斯無阿爸阿姆在身邊，該斯真冤枉呢！」

阿南啟一口大氣企玩來，講：

「好啦！暗咧啦！來去睡目咧啦！」

續手同桌頂該杯冷撇个茶灌入嘴肚，斯行入間肚。

自該擺過後，毋識過聽阿南講起「離婚」，見擺轉來屋家寮，公姐也和和，厥姆安心咧，想講可能兩公姐有溝通過咧，惹阿奶逐擺都煮去大嫲桌个菜，愛請厥俵、孫、心白，食毋撇也大包細包款款分厥等帶轉去食，也會買兜土雞、豬肉分厥等帶轉去，這斯係惜俵、惜孫个心情啦。

其實，阿南無講出口个，係佢吞落肚个心酸。阿南聽著阿姆恁泥講，恁著自家細細斯無阿爸，毋盼得自家个俾也恁泥，斯決定過愛忍耐，一半下有事情也會同厥舖娘參詳，盡量順厥意，無想著阿南轉念，厥舖娘也較毋會細細項个事情也拿來同阿南冤家，斯恁泥，阿南正較有正常个家庭生活。

該年四月，天時漸漸轉熱，阿芬又擲大肚咧，火氣也變較大，阿南因為第二個細人愛出頭咧，正換頭路，想愛賺較多兜錢，斯長在加班，毋知阿芬係肚屎大無安全感抑係仰脣，一日到暗電話逐核核，逐厥老公遽遽轉，手機毋通斯打去公司尋，搵去公司上上下下做下笑阿南係背鑊个；阿南下班了若無隨時轉到屋家，該斯死皺咧，會會佢毋直，阿芬會放撇來同阿南戰歸夜，抽骸另命大聲罵，也毋怕鄰舍聽著見笑，佢一定愛戰到贏。阿芬正起勢恁泥鬧个時，阿南體恤佢擲大肚，又愛渡細人，歸日絢在屋家，無人好講話，也當冤枉，斯隨在佢，當做分阿芬故氣；毋過，阿芬毋係恁泥想，阿南毋應佢，佢嗷悵著阿南心虛，認定佢定著有做麼个對毋起自家个事情，越致毋肯放阿南煞，逐擺做下愛鬧去三光半夜，阿南佇毋著咧，開口同佢會失抑係當天咒鬼，阿芬正甘願。

霜降了，天時轉涼，有一擺，阿南个課長愛獎勵這兜同事，臨時招大家下班了共下去食薑嫲鴨，阿南驚阿芬謹，斯尋理由想愛推撇，無想著，該兜同事，也毋放佢轉，硬拉核愛佢共下去，阿南斯先打電話轉去同阿芬講。

「喂，阿芬，佢今晡會較暗兜轉去喔！吾課長愛請吾等食薑嫲鴨啦！」

「哼！食薑嫲鴨！當曉享受嘛！」

「毋係啦！佢推毋撇，去食一下斯轉咧啦！」

「你有想著佢同若俾有好食無？！真曉得啦！你啊！出去像打毋見啦！有轉來斯像拈著！你有想著你有舖娘大細無？」

「好啦！佢去食一下斯轉咧啦！毋會忒暗轉啦！」

「無責無任，你有像人老公、像人阿爸無？」

「好啦！好啦！佢當遽斯會轉咧啦！」

阿南个同事阿彰在脣項聽去佇毋著咧，挑故意大聲講：

「喂！阿南！你到底係背鑊抑係背箆筍？同舖娘請假愛講恁久？」

阿南同阿彰領頭、搖手，用手比喊阿彰莫講話。

「好啦！莫譴啦！俵一下斯轉咧啦！」

阿芬隔核電話，也聽著阿彰講个話，譴滋滋咧，也毋應阿南，「若！」聲下，同電話掛撇。

阿南面紅紅，恬恬同電話掛好，同阿彰共下行去騎奧多拜。

阿南雖然正到公司半年，毋過佢做人老實，做事也當認真煞猛，同事也當阿謔佢，佢罕得同同事共下食飯，逐儕都來敬佢酒，雖然阿南略略曉咻，毋過結婚了也當少咻咧，同事恁熱情，三兩下阿南斯有一屑醉咧，等逐儕食飽，阿彰同阿宏斯好心載阿南轉屋家。

阿彰碰門，門一打開，斯看著阿芬面逼逼企在門口，阿彰遽遽笑笑講：

「阿嫂，吾等送阿南轉來啦！」

「哼，嚟酒嚟都愛人背，毋怕見笑！」

阿宏同阿南背到膨凳項放落來，斯同阿彰共下行往出。

阿芬還係惡擎擎開口講：「下次擺，愛嚟酒莫過尋阿南啦！」續手斯同門「砰！」關起來。

阿宏同阿彰頭一擺堵著恁泥个婦人家，一屑面子都毋做分自家老公，實在當罉擺，也當同情阿南。

門一關好，阿芬轉身行到膨凳脣，看著食酒醉个阿南，火斯跋踎來，幹頭伸手同桌頂个冷茶對阿南頭那頂淋落去，茶水對頭頂、面項流落頸根，阿南一下冷醒，擘開目珠還言正經清醒，伸手還言赴掙撇歸頭歸面个水，阿芬个巴掌嫵斯搨落來咧，「啪！」一

聲，紅紅个手指痕清清楚楚印在阿南面項，阿南還昂痴痴，阿芬變頭變面罵一路來，手指鏟到阿南个額頭頂：

「真會啦！嚟酒嚟去愛人背，還敢睡！講一下斯會轉來，毋看下看這下幾多點！」

「交該麼个朋友！麼个同事？會招人嚟酒个斯毋係好東西，下次擺還敢過招你去食酒，看佢還愛留面子分你無？！」

阿南恬恬無應佢，坐正來脫襪。

「恁會嚟！放舖娘大細在屋家，自家食都醉摸摸！做人麼个毋成老公？」

「該麼个公司？今這下係分你幾多錢？你又賺幾成錢咧？到今還無釐無凖个人，敢學人食酒？」

阿南分佢罵去無一坵好，也無想應佢，面掌啊掌，企跣來愛去洗身腳，阿芬又逐過來，嘴還連珠炮樣罵無停，佢出力想拉阿南無拉著，企毋在無注意肚屎嘎撞著桌角，自家跌倒，疾去唉唉滾，本來還目睡摸个阿南一下嚇醒，遽遽打電話喊救護車，又打電話分戴在附近个丈人老，帶緊大漢俾阿元，共下同阿芬送去醫院。

丈人老鼻著阿南一身酒味，又看自家个妹噉去目濫目串，想講怕係公姐冤家，看著阿芬肚屎恁大咧，真毋盼得，斯起慙面對阿南毋聲毋氣。阿南也真老實，毋曉得先同丈人老講清楚，兩個男人斯恁泥無講話，恬恬坐在醫院凳項，等醫生同阿芬做檢查。

好得，阿芬同細人做下無礙著，在醫院注一支大甯射，過歇睏一下，天光斯使得轉咧，阿南个阿姆同老妹阿純，對莊下老屋趕來，看著恁泥，阿南个阿媽斯先同親家會失，講係自家俵無顧好厥舖娘，正會分阿芬受苦。無想著，有禮嘎變有事，阿芬聽著家娘同自家阿爸會失，斯詐意噉，緊噉緊投講阿南好食酒，輒輒同朋友奈去毋記得轉，放舖娘大細在屋家，頭先斯係阿南食酒醉，講佢兩句，阿南斯搥佢去撞著桌，正會搥去恁大條。阿南个丈人老聽啊著騰火繃烈著，大聲咄阿南：

「吾好好个妹嫁分你，係愛分你糟蹋个係無？」

過出力搨阿南个嘴角，阿南厥姆也遽遽喊阿南跪落來，同丈人老會失，阿南試著真毋甘願，自家無做个事情，做麼愛跪落來會失？阿南毋肯，嘴項還應講：

「毋愛，佢無打佢也無搥佢，做麼愛賴佢？」

厥丈人老聽著過較譴，罵：「還敢詢？」

第二巴掌又搨落來，阿南个面一下斯紅紅腫腫，厥丈人老腳一擎起來斯對阿南个腳骨蹬落去，阿南疾去目汁含核，還係毋肯跪落去，也毋肯會失。阿南厥姆，心肝肚毋盼得自家个俵，又驚正經係自家俵毋著，十分為難，斯遽遽跪落去同親家講：「親家，敗勢啦，佢無同吾俵教好，佢在這項同你會失啦！」

阿純同阿南揪自家阿姆毋核，也跔緊跪落去。阿南目汁涔涔跌，心肝肚又譴又委屈，阿純目汁也涔涔跌，佢譴阿哥毋增志，害阿姆恁委屈，阿南厥姆目汁也涔涔跌，又毋盼得自家个俵、也對阿芬同厥爸敗勢。一下三個人跪在自家面前，阿芬厥爸氣也消咧，好得自家妹同肚屎肚个孫做下無仰脣，睡在病床項个阿芬，看著阿爸替自家出頭，也甘願咧！面幹過壁角，詐意睡撇。

阿南先送厥丈人老行出醫院，攞一臺排班个計程車分佢坐轉去；阿純同厥姆跔出來，也想愛轉屋家咧，厥等三個企在醫院門口，風湮湮吹來雞嫵皮膨膨起，阿純同手項抄緊个襖拿分阿南，講：

「先著核啦！莫去寒著。」

厥姆手擎起來，同阿南个面掌掌咧，講：

「阿芬肚屎恁大咧，莫同佢計較，過讓佢下啦！」

阿南恬恬無應，頭那領兩下。阿南探頭看往上，半夜个天清清，一屑雲都無，在熱鬧个臺中市，竟然看得著滿天个星斗，實在怪奇！阿純同厥姆也探頭看，厥姆講：

「雲開咧，星斯會出來咧啦！」

這句話有雙重个意思，阿南過領頭。三個人做下無徙步腳，過一下，阿南開口講：

「唉哉！正經當好笑呢！佢來講一個笑話分若等聽。」

講愛講笑科，仰脣阿南个面比噉還較歪看？阿南啟一口大氣，寬寬講：

「頭擺，做細人个時，屋家匱也無阿爸好靠，偲等輒輒著人个舊衫，出社會咧，佢買个第一臺奧多拜也係舊个、做兵轉來買个還係二手奧多拜，阿芬肚屎肚有阿元个時，硬尖錢來買車，也還係無才調買新車，又還係二手車。盡盡衰過个係，佢連舖娘也係二手个呢！佢這生人，怕難翻身咧啦！呵呵呵……」

阿南緊講目汁緊流，講撇斯艱苦都跔在地泥下噉出聲，阿純同厥姆聽著也目汁濫汨，噉去術噉。

該年冬下，阿南第二個俾出世，安名做阿楷，阿南共樣逐日打早出門半夜轉，加班加都眼茫鼻花、瘦夾夾咧，好得佢用心照顧个兩個細人生來真派頭、真砸礮，阿芬還係日合夜蒂蒂碓碓、罵大罵細，阿南也隨在佢唸，一句話也無應，阿南个心，在該到三光半夜个醫院門口，斯死絕咧！

翻轉年年下，頭擺貨運行个同事尋著佢，講厥屋家有事情，愛阿南搭 (tab[^]) 腳，替佢駛一禮拜夜車送貨，佢年咧，頭家趕愛出貨，佢請假毋得，還講佢愛出雙倍个價數來拜託阿南駛，阿南聽著無第二句，斯答應佢咧。阿南打電話同阿姆講，今年過年，佢會包一包大紅包分佢，還講，厥等今年會較早轉，使得轉去搵煮團圓飯。該幾日，阿南日時頭在公司上班，一下班斯趕去駛貨車，心肝肚想著阿姆个笑容、兩個聽話个細人，較恹也毋怕。

年二十七暗晡，阿南厥姆接著巡查局打來个電話，阿南在高速公路出車禍，人既經救毋轉咧。厥姆一聽斯軟怠怠，兩隻脚毋聽話，一步脚都徙毋停動，跪緊來爬，爬去碰阿純个間項門，阿純聽著也呆撇，毋過，看著搵在地泥下个阿姆，阿純牙齒根齧核，駛車載阿姆趕到殯儀館看阿哥盡尾一面。厥嫂同兩個細人，也來到殯儀館咧，阿芬平常罵人像切菜个樣，這下共款無結無煞，等厥姆來做主。

* * *

靈桌頂个香硬硬會過撇咧，阿純企跳來，愛過點香來續，一隻青黃色个挨磬噓呼³飛過來，停在阿南个相框脣，阿純像分電電著个樣，佢知該係阿哥轉來咧，阿純目汁隨跌落來，點香同阿南講：

「阿哥，你這下斯翻身咧！毋會有病疾，毋使驚人罵，兩個細人吾等會搵照顧，佢也會好好顧好阿姆，你毋使愁啦！」

「阿哥，你愛好好珍佛祖去修行，麼个都毋使過愁咧哦！」

該隻青黃色个挨磬噓呼，停核恬恬、頭那頂兩支長長个鬚略略停動，像聽得識阿純講話个樣。

作者註

1. 五斤醢 :ng^ˆ gin+ gie^ˇ, 手心向上，以五隻手指的指節敲對方的頭的動作。
1. 長錢 :chong^ˇ cien^ˇ, 將多餘的錢存起來。
1. 挨磬噓呼 (草馬) :e+ lung^ˇ hi^ˋ hu^ˋ(co^ˆ ma+), 螳螂。



作者感言 徐姿華

近年嘗試使用自己的母語——大埔腔客語寫作，從剛開始的生澀到現在漸漸熟悉，從散文、新詩、劇本到小說，發現自己能從客語創作中找到樂趣，感謝一路提攜我的登志老師、玉蕉老師和俊龍教授、感謝家人的支持，也感謝教育部閩客語文學獎的肯定，期許自己未來能走多遠、寫多久。